



喜杀年猪迎新年

通讯员 黄太萱

每逢年关将至，“杀年猪”就成为宁陕乡村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在冬月里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着杀年猪，“杀猪过年”也成了当地的民俗。“杀年猪”可不是说杀就杀，需要提前选好日子，以期来年六畜兴旺，丰年吉祥。

日前，家住宁陕县太庙镇长坪村的程光翠和瞿成兴家早早地烧起了土灶，院坝上的大火盆里也盛满了滚烫的热水，村上这个时节“最壮实”的几个人都被他们请了过来，准备“杀年猪”。

“杀年猪”在农村预示着农历新年将至，杀猪宰羊庆丰收，也期盼着来年生活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算得上是春节的预演。一家杀猪，邻里四舍都来帮忙，拖、拉、推、拽各种姿势都用上。许是自知要上那“断头台”，猪在这种时候挣扎得最为激烈，三四个青壮劳动力也是丝毫不敢马虎。

把猪固定在“杀猪凳”上也是一门学问，不能站在猪的正面，在它挣扎的时刻若是被蹬上一蹄，可是百十来天下不了地的。村里会杀猪的把式(杀猪匠)三两下就已经准备就绪，不磨蹭时间，猪头下放上一个盆，用来盛血，猪的哀嚎渐弱，腿已绷直，便知它这一生是完成使命了。

“今天要宰杀三头大猪，自己留一部分，其余的肉都卖了，上个月初，肉都被订完了。”说起自家的年猪程光翠满脸笑容，她说，今年养的猪10月份都已经把肉订出去了，这两个月猪肉价格又涨了，还有些后悔卖早了。

近年来，宁陕县太庙镇因为生态环境好，农家生猪肉周期长，肉质鲜美，猪肉价格一路走高，年猪肉一般都是供不应求。“猪儿猪儿你莫怪，你本是人间一道菜。”伴随着农户们的祷词，挫猪石和着滚烫的开水，猪身上外层的表皮被剥落，蹄脚上坚硬的外壳被卸下，露出了内里紧实的皮肉……

涮洗好的猪被吊起来，应了买家的要求一分为二，称重打包。“这头猪净肉130公斤，加上肠肚肚、心肝肺肾胃和猪头，怎么着也有个300来斤，能卖上七八千块钱，这是最小的一头，三头猪卖个两三万块钱应该是没有问题。”瞿成兴笑呵呵地说道。

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”临走时，瞿成兴邀请我们留下一起吃庖汤饭，出发在即我们婉拒了。“庖汤饭”主要是一种宰杀年猪的祭奠



形式，以新鲜猪肉做菜，鸣放鞭炮，燃香烧纸，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围坐一起，甚为隆重。

看着瞿成兴和街坊四邻们有说有笑的场面，看着房前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玉米，看着圈舍里的猪仔和成群的鸡鸭，一幅产业兴旺、百姓富足、安

居乐业的美好画卷展现在眼前。2020年已经过去，脱贫攻坚胜利收官，但这只是新生活的起点，2021年乡村振兴的伟大宏图已在这个小山村悄然拉开帷幕……

包地也修建了高端大气的安康机场，每天都能看到飞机在头顶上飞行，钻进蓝天白云。

故乡的小河，我离开你已三十多年，身在旅途，慢慢地变老……而你依然风采奕奕，河水依然清澈、欢快、日夜奔流，故乡的小河，你吟着浓浓乡音，飘着淡淡炊烟，捧着花红草绿，挽着荷香荷露，映着青山明月，吻着日出黄昏，把我的心灵浸染。你像一部史书，记载着农耕时代的沧桑悲凉，见证着贫穷年代的困苦艰辛，讴歌着改革开放的美好生活。你孕育着两岸的一草一木，养育着祖祖辈辈的父老乡亲。你纯净、温柔、宽厚，给人们带来了多少便利和乐趣，无私地浇灌着沿途的万亩良田，给人们带来收获的喜悦，也带给我多少梦想、多少快乐、多少人生的启迪！

故乡的小河啊，您像一位纯洁、无私、慈祥、善良的母亲！您用自己的毕生精力默默地奉献着一切；您如一首美丽的小诗，意蕴深远，温馨而亲切；您如一篇优美的散文，行文曲折，荡气回肠。此刻，我只能让肤浅的文字重温你的美丽，追忆你的故事，陶醉你的神韵，品味你的博爱，感怀你的恩情！你永远是我滋养心灵的药方，是我心中一幅最美的画、最动听的歌，永远融化在我的血液里，烙印在我的心坎上！



(接2020年12月29日8版)

我出生在这个院子，并在院子生活了20个年头，经历了童年、少年和青年三个阶段。

乳名

1960年5月16日(农历四月十八)，我作为父母的第四个男孩来到这个世上，完成了他们的“荣华富贵”生育计划，新生命到来寄托着父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他们熬过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苦日子，度过了生产队集体食堂制的难忘岁月，期待过上能吃得饱、穿得暖、有尊严、一个平凡家庭的正常生活。

我出生的当天，恰逢生产队社员增加了商品粮供给标准，社员们在兴奋之余，就听到五保户周四爷的调侃：这娃一出生就增加粮食供给标准，是好福兆呀，我给这娃起个乳名就叫“加粮”，大家看好不好？周四爷夫妇二人是生产队年龄最长、最善言谈、最有人缘的“五保户”，对于他的话社员们一般不会反对。于是，大家都随声附和赞美这个乳名吉祥向父母道喜，并借以寄托对吃饱饭的向往。从此，我就有了象征福气的乳名“加粮”，陈家院子因添人进口而彰显新的生机和活力。

真的不知周四爷寄语的“福气”是否灵验？也不知“加粮”这个乳名是否真的能给社员们带来好运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一定会给父母的生活带来新的希望，乡亲们生活一天会比一天更美好。

童年

大抵所有人的童年都是无忧的，这不仅因为童年天真烂漫，还因为童年无邪无知。不管你生在那个年代的哪个时辰，也不管童年处境迥异，童年总是值得去回味的。

我在院子度过了无忧的童年生活，儿时的许多小事，都成为年老时的美好回忆。受当时政治、经济环境影响，与同时代的同龄儿童一样没有上过幼儿园，到了八岁多才上小学。院子既是儿时的主要活动地，又是接受启蒙教育的发源地，走出院子就又是一片广阔天地，出院子找小朋友玩或者邀请小朋友来院子玩自然是儿时最大的乐趣，特别是喜欢玩“抓特务”、捉迷藏、模仿电影台词和情节的游戏，这是那个时代小孩子最喜欢的活动，常常是兴奋至极且不到大人呼喊一般不会主动停止，不到时候时不回家，有时玩野了根本就忘了回家，有的时候在谁家玩就在谁家吃饭，通常是父母找上门才决决跟着回家。那时，父母劳作一天根本没有精力管孩子，既不担心人贩子拐卖孩子，也不在意诸如衣服弄脏了头碰破了等小事，任由孩子的天性尽情释放。

在春暖花开之际，我与小伙伴聚在一起滚铁环、弹玻璃球、粘烟盒。在长夜短的夏天，白天粘蜻蜓、打知了，晚上聚在一起数星星、讲故事，或在月光之夜干一些偷摘生产队黄瓜、西红柿吃的“丑事”。

下雨天，这是庄稼人休息的日子，我和发小们就在户外玩泥巴，首先将泥巴揉成一团，把中间掏空，再翻过来口朝下甩在地上，听谁的泥巴响声大，看谁的泥巴团炸的洞大。别看玩泥巴是简单的竞技，泥巴的颜色、软硬程度决定着响声的大小，在这方面郑家“个半牛”(郑实雄)和吴家“随心”(吴把把)玩得比我更精得多。

秋天风大，放风筝是最为常见的运动，只有动手能力强，才能玩出个名堂，通常情况下我都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在风筝场地，为优胜者喝彩。冬天到了，小孩子一般穿得较薄，

院子

陈善贵

喜欢通过玩陀螺、打斗鸡竞技活动获取热量，如遇下雪天就高兴异常，不是打雪仗、就是堆雪人。凡属于这个年龄段玩的活动，我都无一例外地积极参与，只是相对于同龄伙伴玩的时间少了一点、技术差了一些，不仅受院子相对封闭的约束，也因为父母管教比较严格，母亲教育我凡事不能无度，玩也要有节制，要求我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从小养成爱劳动、讲卫生、懂礼数、有爱心的行为习惯。至此，跟随发小张全外出捡拾柴炭和破铜烂铁填补家用的朝朝暮暮，就成为童年的有趣往事。

启蒙教育

因受“文化大革命”影响，没有进过幼儿园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，教育责任就落在父母肩上，庆幸的是父亲识文断字，母亲受过良好的家教，大哥和大姐早年参加工作，家庭教育环境较之于发小们要相对优越许多。常言道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，家是孩子第一所学校，父母的言行对家庭关系形成至关重要，甚至对子女的性格和“三观”养成产生直接的影响。

母亲爱整洁，平时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，发誓在任何时候都梳得光亮，日常穿的衣服朴素大方，虽质地普通，但总是浆洗干净，用棒槌拍打得板板正正。院子内外总是扫得干干净净，屋子内外虽陈设简陋，但摆放得整齐有序。父亲为人平时虽不善言语，不轻易批评人，但说起话来掷地有声，常教育我们做事要认真、对人要实心，兄弟姐妹之间遵从长幼之礼，相互关爱。尽管当时家里生活并不富裕、历经坎坷，但在我的记忆中，很少见父母抱怨生活艰辛，也很少见哥姐抱怨生活不公，把平凡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从小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长大，父母的教诲、哥姐的榜样示范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女。

父母没有因为我是女儿而娇惯。母亲常说：三岁看老，好的习惯要从小养成。经常教导我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，养成热爱劳动、懂规矩、有教养的好习惯。诸如：睡前洗脚、起床叠被子，饭前擦桌子、饭后收拾碗筷、清扫地面，东西摆放要有序、房屋清扫要经常，对人有礼貌、待客要热情，大人说话不能插言，说话不准带“把子”，讲粗话，吃饭不能大声说话，坐席长辈不动筷子晚辈不能夹菜，夹菜不许乱翻，鸡汤不能出声，吃相不要流露出穷吃好吃的样子，这些看似很平常的小事，却是启蒙教育不容忽视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只要正确做事总能得到父母的肯定和鼓励，从小就在家人和亲朋的夸赞和鼓励声中成长，逐渐形成了热爱生活、不怕吃亏、独立自主、从善待人的秉性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也懂得一些事理，主动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以减轻父母的劳作。当到了能够独立做事的阶段，就尽力做一些能减轻家里负担的小事。培新街是“武斗”后留下的一片废墟，我和发小张全保在这里捡拾柴火。水西门外是全城垃圾场，我和小伙伴爬上爬下捡拾燃烧未尽的煤炭、牙膏皮和破铜烂铁。平时一有空就和小伙伴提着“笼子”四处寻找打猪草的地方，这些看似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，也为今天留下了可以回忆的素材。

(未完待续)



五里有个青木沟

汪海玉

青木沟这样的地名，是不会出现在任何比例尺的版图上，存在只是沧海一粟，似乎找不到它们的存在。但在我的记忆里，是那样的模糊不清，又历历在目。

夏天的天气，就像小孩子的脸一样，变得很快。从早上的阳光明媚，到中午的雷雨阵阵；从下午的艳阳高照，再到深夜的大雨滂沱。一夜的大雨，使整个清晨，迎面扑来了清新泥土的芬芳，饥肠辘辘的时候，人们从河里爬出来到桑林地里采摘桑葚吃，吃得嘴脸乌黑。还有的偷摘田园的西瓜吃，逮螃蟹、挖野蒜，其乐融融，青木沟给儿时的我

前几年我还在富强山里教书，青木沟是五里镇富强北部的一个村子，也是被遗忘的角落。沿着以前走过的路行走着，路边的野草野花有的已经谢了，有的还在开着，并不是那么鲜艳了。穿过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，一条小溪流划过山间，涓涓的溪流拉着时而欢快、时而低沉、时短时长的调子，在山间流淌、歌唱。趟过小溪，星星点点的农家小院便若隐若现地浮现在眼前。一座座低矮的小院依山顺势而建，高矮不一，没有什么规则，但各有其特点。

穿梭败落的小院，没有了城市的霓虹闪烁、车水马龙，偶尔的几声狗叫，打破山野的宁静。有门敞开，一个白发老者，一把破旧的藤椅，湖上一杯清茶品

『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』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旭日瀛湖

刘孝兵/摄



湖光山色

沈沙沙/摄



山城不眠夜

赵久刚/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，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，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，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，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！

(策划:吴平 组稿:汪学政 卜一兵)